

doczi.com 文川閣
古籍書城
入註商家
在文川閣搜索古籍書城 獲取更多電子書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

〔清〕錢曾 原著

管庭芬 章鈺 校證

傅增湘 批注

馮惠民 整理

書目題跋叢書

中華書局

書目題跋叢書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

〔清〕錢曾原著

管庭芬章鈺校證

傅增湘批注

馮惠民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清)錢曾原著;管庭芬,章鈺校證;傅增湘批注;馮惠民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 2012. 1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6687 - 6

I. 藏… II. 錢… III. 善本 - 圖書目錄 - 中國 - 清代 IV. 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51213 號

責任編輯: 李肇翔

書目題跋叢書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

[清]錢曾原著

管庭芬 章鈺校證

傅增湘批注

馮惠民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7%印張 · 2 插頁 · 36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册 定價: 53.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687 - 6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煚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

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燊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

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爲“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

有鑒於此，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1年10月

沈律三先生閣下在京奉

手教幸甚刻已承

賜閱盡幸至物藉以淨本一校造備

糾經刊誤之消遣幸荷

然而存之也餘不為蕭然

登安本章詠於十一月初旬

牧翁詩在初學集卷

八十三等章之公偶失

檢身 文飾如後

之北英華載三古詩多已
 今行梨本心異如松下清齋折
 露發清橫作行齊神松宿
 竹古龍騰信極松信者信龍
 鱗豈以英華為佳送梓州考
 使君詩小一夜而樹抄百重
 泉招山中一雨尤佳蓋送行之
 詩言其取去深小冥賡贈而
 相半故曰一字而變之以變之
 人之秋也省到詩者語而何位
 知余報問心如英華天余知
 歡同心也除本則翻此句為求
 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
 之

傅增湘批注手迹

整理說明

章鈺的《讀書敏求記校證》，是初學者的入門參考書，又是學者不可不讀之書。現在讀者見到的這個整理本又與其他本子不同：一是增加了著名學者、藏書家、教育家藏園老人傅增湘專為章氏《校證》所作的朱筆批注近百條，使該書的內容大大豐富；二是把章氏《校證》書後所附的“校証補遺”，改置於相關正文之下，閱讀起來既省力又方便。

錢曾（1629—1701），字遵王，所作《讀書敏求記》，原名《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收書六百三十四種（內佚文十三種），每種各綴題識，評騭是非。它繼承了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來私家藏書目錄而又撰有解題的傳統，在圖書分類上不守陳規，在考究版本上獨具特色，在收書範圍上則有所擴大，被稱為晁、陳二書之亞，是清代最有影響的賞鑑派目錄學著作之一。

近代學者章鈺（1865—1937），以管庭芬手校的《讀書敏求記》為主，搜集、參考了朱彝尊、趙孟升、吳焯、吳騫、黃丕烈、陳鱣等二十八種刊本、鈔本、校本、評本的校勘、考證成果，並尋根求源，廣稽博考，耗時近二十年，稿凡三易，撰成《讀書敏求記校證》。章氏《校證》問世以後，立即得到廣泛好評。藏園老人傅增湘稱，章氏《讀書敏求記校證》“視原書增大三倍，洋洋大觀，考證極為精詳，為必傳之作。此書既出，清初以來諸本均可束置不觀矣”。（見《藏園訂補郎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六，第50頁）“此本一出，舊本可

廢”，這是許多學者的共識。章氏《校證》堪稱為《讀書敏求記》的最佳版本。

1926年(丙寅,民國十五年),《讀書敏求記校證》自刊本出版後,章氏曾向藏園老人傅增湘贈書一帙,其贈書手札如下:

沅叔三先生閣下,在京奉
手教,幸拙刻已承賜閱,感幸至極。茲以淨本一帙送備
糾繆刊誤之消遣,當荷
恕而存之也。餘不盡,肅頌
鑒安 弟章鈺頓首 十一月初旬

此後,藏園老人便在該書書眉陸續寫下了許多朱批,部分朱批後,還鈐有“增”“湘”二字朱文方印。藏園老人的批注,有幾處標明了批注的具體時間。如《東國事略》,朱批云“癸酉七月朔記於香山無量殿中”,癸酉為1933年,藏園老人六十二歲;又如《朱子周易本義》,朱批云“辛巳正月沅未記”,辛巳為1941年,藏園老人年屆七旬,他在給張元濟的信中曾說,“今年正七十”,“精力記憶已迥不如前,已不免有後時遲暮之嘆耳”。(見《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出版,第380頁)此外,我們還可以根據朱批的內容,考出撰寫某些批注的大體時間,如丁度《集韻》,藏園批注:“日本見宋刻本,惜缺首卷,版大逾尺許。”藏園老人曾於1929年赴日觀書,撰有《藏園東游別錄》,可知此條當寫於赴日觀書之後。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藏園老人的這些朱批,大都出自晚年之手。這些批注,字體娟秀蒼勁,書寫流暢飄逸,不愧為名家手筆。藏園老人的這些批注,內容廣泛,鑒別精當,很有參考價值。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這些朱批的大致內容,這裏不妨略舉數例:

記載書籍遞藏情況及流傳端緒的,如卷一之上《古三墳書》,

藏園批注：“京肆見宋刻本，曾勘一過。此書出寶劼家，後歸景樸孫袁寒雲，今在粵人潘銘訓家。”（見本書第 55 頁）

記載版本特徵、考証版本優劣的，如卷一之上《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二卷，藏園批注：“曾見宋撫州本《公羊解詁》，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雙闌，補版有‘癸丑重刊’四字，《釋文》附《經傳》後，別為一卷，疑遵王所藏即是本。以其字體朴厚，頗似北宋也。”（本書第 68 頁）又如陸德明《經典釋文》，藏園批注：“余曾見北宋本，首冊為天祿琳琅舊藏，不特非北宋本，且有元代補版，以通志堂校誦一遍，改正不多。通志堂本行款與宋本同，但字體多已改易，字數略有參差耳。余別有顧抱沖手校本，所據為朱文游家影宋本。此書以通志堂本為近古，抱經本則有校改之處。趙萬里為館中收得影宋殘本絕精，存三至十二、十五、十六、二十一至三十，凡二十二卷。後有朱錫庚跋，又有馮班跋，言從錢氏絳雲樓北宋本影寫，即遵王所記之本也。半葉十一行，注二十一字。”（第 81 頁）

註明篇目多寡及文字異同的，如卷一之上陸淳《春秋啖趙纂例》，藏園批注：“藏園收得明翻宋本，以龔刻校之，改定極多。與存齋《群書校補》合。明本十三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第 63 頁）又如《十一經問對》，藏園批注：“盧抱經鈔本，藏園曾於吳閩收得之，以元刊本校勘，補序文一篇，為何異孫自序。抱經亦有一跋。嚴修能所藏卷末有題識，云是抱經歿後得之，云修能藏有明鈔本，抱經據以覆勘。余曾臨校於通志堂本，凡末兩卷墨釘皆補完，其餘訂正尚多。余別有跋語詳悉之。”（第 86 頁。跋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第 39 頁）

其中也有糾正《敏求記校證》疏誤的條目，如卷一之下《郭忠恕汗簡》，章鈺案：《儀顧堂續跋》載已蒼手抄本，云遵王藏本，即

《敏求記》所著錄、後歸愛日精廬者。藏園批注：“儀顧堂藏本曾得見之，乃百年內傳鈔之物，決非已蒼原本。存齋鑑賞，了不可信，不獨此書也。”（第 96 頁）。又如卷四之上《王右丞文集》，勞權、章鈺都說該書牧翁跋見《有學集》，藏園指出：“牧翁跋在《初學集》卷八十三，勞、章二公偶失檢耳。”（第 363 頁）在章氏《校證》書後所附“序跋題記”中，藏園老人還指出胡重《沈氏重修本跋》和下篇胡重《校沈氏重修本跋》互有錯簡（見第 467—468 頁）。

由此可見，藏園晚年的這些批注，不僅對閱讀《讀書敏求記校證》很有裨益，而且對古籍的整理、研究，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它與章氏的《讀書敏求記校證》，珠聯璧合，後先映輝。作為今天的讀者，我們有幸見到這些罕見的寶貴資料，無疑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這裏應該着重說明的還有，這個整理本，除了添加了藏園老人的批注以外，還把章氏書後所附“校證補遺”，全部改入正文。這又是此本不同於其他版本的地方。

原來，章氏在校證《讀書敏求記》時，還沒有見到陳荃庵校本，直到 1925 年（乙丑，民國十四年）九月，章氏在《讀書敏求記校證》定稿付刊之後，才見到了陳校本，故書前所列“據校各本略目”僅有二十七種，沒有計入陳校本。陳校本“備錄嘉、道以來目錄家言，以張月霄之說為尤多，字數鉅萬”，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本子，於是章氏便選其“可資佐證者”，加上他自己“續有所見及改訂前說者”，編為“校證補遺”一卷，附錄於全書之後。這就是說，書還沒有出版，就發現了許多遺漏和錯誤，只好編撰一卷“補遺”來進行補救，這是不得已的事情。現在，我們整理該書時，按照章氏的標注，把“補遺”改置於相關文字之後，應該說，這樣做既符合章氏的本意，彌補了他生前的缺憾，又方便了今天的讀者。這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爲了說明這樣做的必要性，我們不妨看看以下幾條。如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錢氏“記”云徐鍇“少年早卒”下，章氏“補遺”有“鍇年五十五，見《宋史》本傳，不可云早卒”云云（本書第94頁）。又如《李逸民棋譜》，錢氏“記”“王琬”下，章氏“補遺”有“鈺案，《忘憂清樂集》作王珏”（第342頁）。又如《溫庭筠詩集》，錢氏“記”“金跳脫”下，章氏“補遺”有“鈺案，高德馨云，如《讀書志》說，是以‘玉跳脫’對‘金步搖’，此云‘金條脫’，當係遵王誤記”（第402頁）。試想，如果不把這些“補遺”的文字附入相關文字之下，那些忽略“補遺”的讀者，就可能以訛傳訛，鬧出笑話。即使讀者明知“補遺”的重要，想逐一核對，但由於章氏“補遺”涉及一百三十餘種書、一百五十餘處，幾乎占了收書種數的四分之一，要案“某條”、“某段”、“某某字之下”的提示去找，也並非易事。所以，把章氏“補遺”改入正文，應該是很好的選擇，希望得到多數讀者的理解和認同。

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若干文字錯誤，對查有實據、確有把握的，便徑予改正，並在“校勘記”中說明；其餘則原樣保留，以存其真。藏園批注，原係眉批，現在，爲了排印方便，只能根據文意，改入相關正文之下。爲了保持原文的連貫性，置入時或前或後，會與原批位置略有差異，請讀者鑒諒。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傅熹年先生。傅先生把他珍藏多年的藏園老人傅增湘的全部手稿和幾種批注本交給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就包括本書。筆者有幸見到該書的原本，並把它整理出來，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至於書中可能出現的疏漏和不足，也只能請讀者批評指正了。

讀書敏求記校證總目

補輯類記	1
據校各本略目	9
四庫全書總目	16
補目	18
卷一之上	45
卷一之下	88
卷二之上	125
卷二之中	158
卷二之下	196
卷三之上	229
卷三之中	273
卷三之下	318
卷四之上	353
卷四之中	395
卷四之下	424
佚文	459
各本序跋題記	464
附錄	491
後記	499
校勘記	501
四角號碼書名索引	503

讀書敏求記校證補輯類記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鈺得借上元宗氏藏于氏城錄管芷湘先生庭芬手校常熟錢遵王曾《讀書敏求記》，芷湘海寧諸生，錢警石先生弟子，嘗館硤石蔣氏慎習堂，為校行別下齋諸書。著有《海昌經籍志》、《淳溪舊聞》，見《甘泉鄉人稿》；《淳溪老屋自娛集》，見《杭州府志》。詩采入《杭郡詩三輯》及《兩浙輶軒續錄三輯》，小傳記其著述尤備，平生好手寫書籍。鈺所得見者為《待青書屋雜鈔》五百三十八種，內自撰《散記》一種、《消夏錄》四種、《一甌筆存》一百二十四卷，今在天津圖書館。咸豐庚申，杭垣被陷，芷湘蟄居鄉曲，尚借鈔小品七十餘種，續二十餘種，名曰《花近樓叢書》。其序跋二卷，上海有印本。所校《敏求記》當時稱勝邗上本。見《曝書雜記》。嗣後遇有別本，隨見隨鈔，補所未備。既又獲見芷湘彙錄校語殘本，其書並無例言，大致校書名、卷數，注書目之下；校遵王說，注原文之下；其他考證，則注每篇之下。每卷末有“海昌管庭芬訂”一行，無年月可考，與歸安姚氏所藏語石山房殘本同。見宗湘文丈源瀚跋。知當時已另編成書，為流傳計矣。宣統辛亥後，避地警書，嘗整齊排比，自附於補輯之列，繕錄之餘，偶有所知，彙入一二，繼而根求原文所出，於是自史志及目錄家言，與凡可以考證此《記》者，合新舊所得不下數千條，稿草三易，成此一編。原輯

書名仍“讀書敏求記”五字，今則統計全書，遵王本文居四之一，訂補是書者居四之三，有校有證，名應從實，改題曰《讀書敏求記校證》，不敢辭專輒之嫌也。

初擬輯遵王小傳，弁諸卷首。檢郡邑志乘及各選家所記，事蹟寥寥，其鄉人說部所載則又非所願言。惟是述古藏書有名至今，實嗣其宗老牧齋謙益絳雲樓而起。因根據此記與他書之可供佐證者，擇要言之。考《錢氏譜牒》，此書首葉首行題“有學集目錄”，次行題“錢氏譜牒”。本書計譜、圖、序等十篇，為今通行五十卷本所未載。牧齋於順治辛丑、壬寅年間作。江安傅沅叔增湘傳鈔京師圖書館本。吳越王下十七世鏞為鹿園支，珍為奚浦支。鏞至曾計八世，珍至謙益計五世。遵王為牧齋族曾孫，服屬已遠。遵王父嗣美，名裔肅，子四人。遵王行三，見《有學集·從孫嗣美合葬銘》，云曾“好學能詩，藏書益富”。生明崇禎二年己巳，見此《記》《西漢會要》條，文云：“崇禎己巳閏月，先君校完，題於後。是年八月揆予初度。”是遵王生年之據。“是年”八字，《藏書目錄題詞》作“是時予正在母腹”七字。年十六，為國朝定鼎順治元年甲申，嘗入學為諸生，錢陸燦序遵王《今吾集》稱遵王“茂才”，王應奎《海虞詩苑》稱“錢文學曾”，證以曾倬《常熟縣志》列遵王於“處士傳”，《國朝虞陽科名錄》順治朝取進生員無錢曾姓名，是遵王入學在明代無疑。以奏銷案黜革。見《河東君殉家難事實》、《孝女揭帖》。奏銷案在順治十八年辛丑，見《蘇州府志》。牧齋生萬曆十年壬午，見葛萬里《牧齋年譜》。計長遵王四十七歲。牧齋自稱錢後人，見《與族弟君鴻書》。亦好呼其族為“錢後人”，見《長筵歌》。故遵王亦自署“錢後人”。見《述古堂藏書目自序》。年弱冠，從牧齋游，見《白氏文集》條，云“戊子、己丑，日從牧翁游”云云，《記》中此類事屢見。戊、己兩年為順治五年、六年，遵王

年二十歲、二十一歲。《詩苑》稱遵王“在綺縵紈綺之間，能以問學自勵，宗伯器之，授以詩法。海內學者履滿宗伯門，遵王每執都養，相與上下其議論。宗伯大喜，謂得君而門人加親也”。久而學加進，《有學集》兩存《與遵王書》，賞契甚至。並取其《秋夜宿破山寺》詩，冠所選《吾炙集》。有詩集五編，爲《懷園集》、《交蘆言怨集》、《鶯花集》、《草堂集》、《奚囊集》。鈺僅見摘錄本。《府志》尚有《判春》、《今吾》兩目。《懷園集》又名《筆雲集》，見《有學集》。《今吾》一種，常熟張雙南繼良藏有鈔本。《懷園》、《交蘆》兩種，牧齋皆序之。牧齋既不得志於我朝，所作每託意興復，高自標置。遵王亦有《哭瞿留守百韻》及《無題》諸詩，爲喁于之唱。見《懷園》等集。又遵王此《記》於有明皆作內詞，如明初皆稱“國初”、明太祖皆稱“聖祖”之類，惟《古今輿地圖》、《顏氏家訓》下兩見“明朝”字樣，疑刻者所改。牧齋歿康熙三年甲辰，見《年譜》。遵王時年三十六，果如《河東君殉家難事實》所載，其行誼真堪齒冷。《詩苑》存遵王《寒食行》，注“乙卯一月八日，薰葬公於山莊”。乙卯距甲辰已十一年，不知何故淹柩不葬。詩中有云：“斜行小字叢殘紙，箋注蟲魚愧詩史。”知時方爲牧翁詩集作注。據此則遵王頗能晚蓋，惜無由詳證其事。其游迹遠至南昌，見《夢梁錄》條。《奚囊集》有《訪滕王閣遺址歌》。卒年不可考，《記》中《畫墁錄》條云“己卯夏日錄完”，爲紀年之最後者，計其年已七十有一矣。述古堂乃牧齋所題，並爲作記，入《有學集》。《常昭志》云在城西虹橋。也是園則晚年所居之別墅也。見《皇極經世》條，云“去絳雲災後三十七年”，絳雲被災在順治七年庚寅，下距三十七年則爲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遵王時年五十八歲。《種樹書》條下云“爲時唾棄，退耕於野”，疑在也是園時筆墨。子五，《有學集》有《賀遵王生第五難》詩。長名沅，字楚殷。鐵琴銅劍樓宋婺本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尚書》、樂意軒影宋剡川本《戰國策》均爲沅舊藏。有詩集十卷。見《稽瑞樓書目》。

絳雲樓既以藏書名東南，遵王一支鼎貴在先。曾祖岱，隆慶六年進士，出張江陵門，擢御史，四典鄉會試。祖時俊，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官湖廣副使。見《合葬銘》及邑志。父嗣美，與牧翁齒相等，亦聞風慕悅，書賈多挾冊就之。所藏《東都事略》既爲牧齋所艷稱。見《合葬銘》。尤留心史事，見《庚申外史》、《梧溪集》諸條。蒐訪祕籍。遵王承父餘業，又侍牧齋左右者有年，絳雲燼後且舉趙清常遺書爲贈。見《伽藍記》條。累得柳大中僉、陸孟覺銃手寫善本。見《歸潛志》、《沈雲卿集》諸條。同時往還者有族祖求赤孫保及毛子晉晉、斧季康父子、馮已蒼舒、定遠班昆弟、陸敕先貽典、馮研祥文昌、葉林宗奕、季滄葦振宜、葉九來奕苞、徐健菴乾學、顧伊人湄諸人，均見此《記》及詩集。皆以藏書校訂名者。左右采獲，積有歲年，用是己酉康熙八年。手編《也是園書目》至三千六百數十種。此書今有玉簡齋刊本。鈺所藏乃舊鈔本。序題“述古堂”，本書則題“也是園”，分十卷。《四庫全書存目》有《述古堂書目》一種。《提要》指駁各條與今通行之粵雅堂刻本一一吻合。粵雅本云出《祕籍彙函》，分作四卷，目數不及《也是園》之半，未附《述古堂宋板書目》，爲他本所未見。此《記》僅得六分之一，意遵王隨筆寫記，未必全爲書庫中驚人祕笈。原其所以著在人口者，皆由康熙五十六年、雍正二年吳尺鳧焯兩跋。跋述康熙二十年辛酉，朱竹垞彝尊典江南試後，龔方伯當指龔翔麟之父佳育。大會名士，遵王赴之，私以黃金鼠裘予遵王侍史，啟篋得此，命藩吏半宵鈔成之一段故事。考竹垞典試時，風采凜然，見於《誓貢院文》。事竣還京，魏敏果象樞且朝服登門以致崇敬，度不至有放浪衣冠、高會秦淮之舉。關後一游攝山，游侶具載詩序，爲

周質、王翬、李符、龔翔麟、邵瓊、包銘、曹彥樞及弟彝玠、從子建子。固無遵王其人。手訂全集八十卷，亦無一語涉此《記》者。不寧唯是，尺鳧謂與此《記》同時鈔得者，尚有《絕妙好詞》一種。見此《記》卷四，作《弁陽老人絕妙詞選》七卷。是書竹垞書後見《曝書亭集》。明言從虞山錢氏鈔得，柯孝廉重錄，其非詭得可見。《詞》非詭得，則此《記》之入竹垞篋衍必非雅賺如陳鈞堂康祺所譏。見《郎潛紀聞》。試觀柯寓匏崇樸序《絕妙好詞》，尚易竹垞題語，謂其從子煜壻於錢氏得之。朱、柯夙好，已復彼此異詞，《記》稿晚出，又安怪盡情裝點，且遵王平時肯賤售宋本於延令，又肯爲毛隱湖鈔所藏全目，見《也是園書目》前後序。本非深閉固拒、與孱守居士馮舒之標示不借本者爲同調。竹垞從遵王得《絕妙好詞》外，又嘗借鈔錢文子《補漢兵志》，見《曝書亭集》。通假屢矣，何獨於此《記》來歷如尺鳧跋語所載者。宋蔚如賓王鈔本鄧邦述有校本。別載“顧蒼史行賄館童，匆匆鈔出”一語，與尺鳧跋不同而同，亦可見當時風影之談，流播於士大夫間者正多也。尺鳧又言，竹垞暮年以授族子寒中，寒中名思贊，馬姓，實朱姓。竹垞集中每以宗人稱之。鈺曾見海豐吳氏藏拜經樓遺書，有“朱馬思贊印”，其證也。則是明言從寒中得之。其子敦復城則易作曝書亭鈔本，珍祕不出，先君子以重價購得，又似徑得諸朱氏者，喬梓之間，語亦兩歧。然言此《記》之出於曝書亭則一致，此可不必致疑者耳。

尺鳧既得此書，觀其“設誓詞以謝寒中”，及“非人莫與”等語，見康熙五十六年跋。奇祕已甚，殆謂祇此一本也。及跋丁敬身藏明農草堂本，乃有“竹垞暮年，稍稍傳出，江南舊家間有之”一說，見雍正甲辰跋。則亦知當時有傳鈔者矣。其子城跋既謂向有鈔本，其父得諸曝書亭，又謂“稼翁力不能守，此書遂流落人間，吾

友趙用亨刻之吳興”，似趙氏之據以付削人者，係屬原本。趙刻自序則未明言鈔本、原本及得諸誰氏，要亦出於曝書亭本，不必致疑。自阮賜卿福據嚴厚民杰從黃堯圃丕烈本補出二十一種，於是趙刻本外，又有足本之一說。考《堯圃藏書題識》此書計十卷，江陰繆荃孫刻行。宋伯仁《梅花喜神譜》嘉慶辛酉六年跋云“遵王所得異書，有為刻本《讀書敏求記》所不載者。如李逸民《棋譜》，外間多不及知，予藏精鈔足本獨有之”一條，知足本晚出，堯圃從前所見亦僅趙刻本。葉潤臣影鈔沈尚傑本照錄堯圃乾隆五十六年跋可證。葉調生廷瑄《吹網錄》述足本與趙本同異最為明晰，與阮本亦無不吻合，惟堯圃所藏外必另有一本。觀嚴跋謂“末葉三行稍有闕爛”，葉調生所述及海山仙館刻本均同。今管芷湘傳錄本並不闕爛，可知此兩刻本之大概也。最初之本則為題詞本，此書為寫本之殘者，僅存一冊，第一行為“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十四字，先見於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今藏上海涵芬樓，不用四部成法，計存二百八十餘條。通冊硃筆圈點，誤處粉筆塗抹，墨筆添改。勞權校本附錄一則云：“丁卯冬，獲鈔本《讀書敏求記》一百五十九葉，題曰‘原本’。其點竄則朱、墨、黃三種。黃為勝，墨次之，朱又次之。予以其紙敝墨渝，錄成此帙。點竄統以硃筆。己巳春仲五日，孫雨閔并記。”孫雨不詳何人，所述與涵芬樓本彷彿。惟已題為《讀書敏求記》，不敢信為題詞本之傳鈔本也。吳槎客騫跋此《記》云“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見鈔本於浙江書局，旁註‘中’字，當有上、下兩冊”者，即此本也。堯圃於此《記》《沈下賢集》下注云“遵王所鈔《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作十二卷”，是士禮居得足本之外，又得題詞本，為全為闕則未明記，私意題詞即未經排比之足本。堯圃所得者，即槎客所未見之上、下兩冊，阮補二十一條必在其內。何以言之？以槎客所見之中冊，凡阮本所補

者，冊內均不一見。槎客轉從此冊補出《清教錄》諸條，則知此書三冊早經離析，槎客固未見上、下冊，蕘圃亦未嘗得中冊也。大概此《記》有三本：先出者爲朱鈔趙刻，在康、雍年間；後出者爲蕘圃所稱之“足本”，嚴氏據以校補，阮氏據以再刻，在嘉、道年間；題詞本則中冊入浙局，上下兩冊歸蕘圃，則在乾、嘉年間。鈺總各家題跋，存此一說，似尚無以易之。惟是題詞本一出，始見此《記》真面。凡足本之由誰排比、“敏求記”三字之是否遵王自署，均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無從質證，闕疑而已。

鈺既仍管氏原本補輯此編，應與遵王藏目比勘方有根據。遵王藏目，通行者爲粵雅堂刻《述古堂書目》四卷本，及題“也是園書目”之十卷本。鈺藏《也是園目》寫本，與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所載寫本，標目、編次均同。與上虞羅氏玉簡齋刻本互有出入。諸家校語往往通稱《述古目》。儘有《述古目》所無而實載《也是園目》者，胡菊圃重及勞巽卿權校語又有稱《述古目》無而實見粵雅刻本者，今悉注明當條之下。又《絳雲樓目》與此《記》最多關涉，鈺所見者一爲粵雅堂刻陳景雲注本，一爲劉彥清履芬手寫吳枚菴翌鳳鈔本，兩本相同，惟劉本添注略多。又藏一舊鈔未注本，誤字甚多，而原注具在，較上兩本之與陳注混合者爲勝。今覆檢諸家引《絳雲目》，有歧異處，亦悉注明當條之下。惟勞氏校語間有與三本均不符者，知《絳雲目》傳本不同，所未見者尚多也。

管氏原輯，於《敏求記》正文大都用趙本，亦或參用阮本及各家校本，今一仍其舊。其錄各家校語，凡遇脫文、衍文、誤文，或補、或刪、或改，注明某本某本，不厭雷同，無所芟蕪。鈺加入各本，此類尤多，有取有舍，又失校勘本意。芷湘既不憚全錄，後起者祇得仍其前例，惟太涉瑣瑣，如鈔抄、註注、藁藁、版板、敘序、實寔、詠咏及余予、於于、歟與之類，則改管例削之。又芷湘既彙錄

清本，其校語有明見宗本而彙錄本無之，如《儀禮經傳通解續》條下引《愛日志》之類，且必再有批注本。故勞校本於《西洋朝貢典錄》、《杜詩注》、《吳箋長吉詩》、《說學齋集》下均引管說，為宗本所無，亦為彙錄本所無。今一併錄入，冀於管氏校文無所遺漏。

此《記》《欽定四庫全書》列入《存目》。《提要》於《記》中名目、編次及考證三端，指摘其未當者甚備。然亦稱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足為講板本之賞鑒家”。故凡《四庫》著錄各書見於此《記》者，皆引為考證之資，此書之見重藝林大都由此。槎客、簡莊諸老輩既考訂於前，流風所扇，凡好講板本者幾於家置一編，各舉見聞，信筆標注，百數十年蟬嫣未絕。李莚客慈銘譏嘉慶以後學者，於目錄一門凡晁、陳、焦、黃之學不及問，而但有取於錢遵王《敏求記》一書，越縵堂壬申年日記。此誠無可諱言者也。鈺於學問無心得，所好者校書而已。於《國語》，嘗得見陸敕先校宋本，以糾士禮居刻本之疏；於《通鑑》，得見百衲宋本，補正胡三省注本文幾及萬字；於《南齊書》，見眉山七史宋本，補出嘉靖以來久佚之二葉；於《宋史》，見元刊本於盧抱經，補《孝宗紀》一葉，外得補《田況傳》一葉；於契丹、大金兩國《志》，得借舊鈔本多種，可訂補通行本者不知凡幾。此其輻可述者。陶靖節身遭國變，有“校書亦已勤”之句，放廢之餘，每以自勉。此書賴同好通假，得見各本。發篋檢書，十對八九。既備悉原文來歷與藏書家故實，而於板本之源流、異同，亦足以發明《提要》之大概。其佚文及序跋題記與凡應附見者，均另輯成卷。不賢識小，亦自知之。拾遺補蕪，冀有當於管氏之本旨云爾。歲在甲子孟冬月，長洲章鈺寫記。

讀書敏求記據校各本略目

鈺從上元宗耿吾舜年假其尊人湘文先生舊藏本，傳錄管氏校語。時江寧鄧正龢邦述亦從事此書，又得勞巽卿精校本。正龢通懷樂善，每有新獲，不吝沾溉。又嘗手寫各家校語數紙，約鈺排比成編，人事變遷，未克成卷。先曾借錄所記刊校本略目，今照錄一過。鈺所取資各本即附其後，序跋題記另編成卷，此不複出。

吳興趙氏刊本 雍正四年，趙孟升刊。有傅王露、王豫及孟升自序，曹一士跋。鈺案：孟升字用亨，為方文翰黎如弟子。《集虛集》有此書序文。刊本目錄三葉，魚尾下均有“松雪齋”三字。每卷末有“吳興趙孟升用亨校字”九字。相傳刊成後，以借名山陰傅玉筍王露作序，中有語忌，為傅所不嫌，欲鳴諸當道，令燬其板，賴吳尺鳧調停而止，見吳敦復題記。今初印本不可得，間有流傳，傅序已撤去。

嘉興沈氏刊本 雙桂草堂本。乾隆十年乙丑，嘉興沈尚傑刊。有尚傑自序。實以趙板重修，存趙序曹跋。鈺案：尚傑，貢生，見《甘泉鄉人稿·先妣沈宜人行述》。鄧正龢彙校用此本。

又重修本 者英堂本。乾隆六十年乙卯，尚傑孫炎重修。有炎自跋及胡重跋。鈺案：炎後改名游，字葭士，秀水貢生，有

《耆英堂集》，見《續橋李詩繫》。又案：《石瀨山房詩話》：“葭士丰姿俊秀，爲太傅錢文端公所器，以女孫妻之。性恬退，不慕華靡，獨嗜吟詠，與計秀才漁溪結蘭言社。所居耆英堂，饒圖書花木之勝。每春秋佳日，折簡相邀，賓朋咸集，歡讌達旦。嘗仿永和故事，倩戴春畧茂才樹滋作《耆英堂雅集圖》，凡二十二人，各賦詩紀事。錢塘胡菊圃重爲撰記，時乾隆甲寅七月也。”此本封面中間“讀書敏求記”五字，左一行“虞山錢遵王先生著”，右一行“耆英堂藏板”。鈺彙校用此本，有“黃岡劉氏問天別墅藏書”一印。

儂徵阮氏刊本 小卿環仙館本。道光五年乙酉，阮賜卿刊。有自序及嚴厚民跋。存趙孟升、王豫二序。 鈺案：每卷末有“道光乙酉年八月依武林嚴氏書福樓本重雕”篆書二行木記。

婁東宋定國校本 鈺案：定國名賓王，又字蔚如。康熙丙申一校顧蒼史本，雍正丙辰再校王逸陶本。

吳興沈會侯鈔本 名祖彬，號蕙圃，康、雍間人。其本多《九邊圖論》一條，勝於他本。有“免床過眼”印，似槎客曾以校過。

鈺案：宗氏藏本眉上補《九邊圖論》，注云“原本綠筆”。宗本前列免床題語皆用綠筆，則云槎客校過者近之。勞巽卿後得沈本校過，云校趙本多一種，當即《九邊圖論》也。

繡谷亭校本 係曝書亭鈔本。吳尺鳧先生以呂氏明農草堂鈔本、趙氏刊本校。 鈺案：呂本爲丁敬身敬藏，勞巽卿有說可證。

小山堂校本 係傳鈔丁敬身所藏明農草堂本。趙谷林先生傳，尺鳧校。 鈺案：此爲東軒主人藏二本之一，見朱朗齋文藻乾隆三十二年丁亥題記。

振綺堂鈔本 係傳錄小山堂本。朱朗齋傳鈔，尺鳧校。 鈺案：此即槎客題語所謂“乾隆三十九年甲午，見於書局中”者，在

見題詞本之後一年。

拜經樓校本 係趙刊本。槎客先生傳，朱朗齋校。 鈺案：槎客有乾隆四十年乙未在雙聲館題語。又案：吳鱸鄉之淳編《拜經樓書目》，云：“先祖校閱，借汪氏振綺堂本對勘。”此目天津圖書館有傳鈔本。

胡菊圃校本 係趙刊本，以裘杼樓鈔本校。 鈺案：有嘉慶元年丙辰自跋可證。菊圃名重，自號曲寮居士，錢塘人。錢泰吉《曝書雜記》載其校勘《說文》、《干祿字書》兩種。自署籍爲錢塘，《雜記》兩見，皆作秀水，未知其審。仁和吳伯宛昌綬得其手稿數十紙，中有《三家步天歌合訂敘》、《唐宋韻分合表引》諸文，不知有刊本否。〔藏園批注〕“胡校本爲沈子封前輩舊藏，菊圃所校裘杼樓寫本，乃汪氏後人柳汀所藏。凡改正二百餘字，補八二百餘字。見胡氏原跋。”有“增”、“湘”二字朱文方印。

陳簡莊校本 係趙刊本，仲魚先生傳，槎客校，並舊鈔本、遵王定本校。 鈺案：遵王定本當即槎客在書局所見鈔本，旁注“中”字者。此乃題詞本。槎客據以補出《清教錄》諸條，非黃蕘園所稱足本，亦非蕘園所得題詞本之上、下二冊。說詳《補輯類記》，原注“定本”二字微誤。

芳椒堂校本 係沈刊本，嚴修能先生元照以沈會侯鈔本校。 鈺案：嘉慶九年甲子，修能爲宋茗香大樽校，有自跋。

管芷湘校本 以簡莊、菊圃校本、阮刊本校。 鈺案：道光十二年壬辰，從吳醒園借得，見自記。

汪鐵樵校本 以芷湘校本本校。 鈺案：有“道光三十年庚戌，依管芷湘手鈔本照膳畢”自記。鐵樵名士驤，錢塘人，官城守千總，有《暮園遯叟小稿》，見《光緒杭州府志》。咸豐辛酉，全

家殉難，詩入《續輶軒錄》，忠義之氣，凜烈萬古。《兩浙忠義錄》有傳。

丹鉛精舍校本 係阮刊本，以沈會侯鈔本並修能先生、鐵樵千戶兩校本校。 鈺案：有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自跋。

以上鈺所據鄧本。鄧本失列宋定國一家，今補列。

濮梁刊本 烏程蔣孟蘋汝藻藏。封面題“濮川延古堂藏板”，前有雍正六年濮川濮梁序，魚尾下塗去“松雪齋”三字，映日可見，當由趙氏以借名序書致覺，懼不敢出，又自惜剗削之工，故另撰一序，將印成本塗滅齋名，聊以行世。否則四年、六年為時伊邇，吳興、濮川地尤相接，斷無同事開板之理，且疑濮梁之未必有是人也。序文已錄出另編。

海山仙館刊本 係據阮刊本覆刊，與阮本異處，缺《武林舊事》一條。又阮刊本無而趙刊本有者，一律補入，而注“嚴本缺”三字於每條目下。

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稿本 詳見《補輯類記》，係傅沅叔轉借，得校一過。

小山堂殘鈔本 舊藏錢塘丁氏，後歸江南圖書館，僅存第四卷一冊。宣統庚戌，常熟丁秉衡國鈞方任事館中，破例借出，得以傳校。板匡外有“小山堂鈔本”五字。朱朗齋校朱筆，吳槎客校綠筆，與宗湘文丈跋所稱吳紅筆、朱綠筆微有不符。

吳槎客原校本 亦烏程蔣氏藏，即載入《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者。校語用朱、綠、墨三色筆，較于赤霞傳錄本校語為多。

黃蕘圃校本 亦烏程蔣氏藏，中有蕘圃校語，與葉潤臣影鈔本有出入，疑即葉本中蕘圃跋所稱“為鈔胥竊去”之本。《稽瑞樓書目》有此目，注“士禮居校本”五字，不知是一是二。

葉潤臣影鈔本 蕘水陳仁先曾壽藏，係影寫沈尚傑本，照錄蕘圃

校語。葉名澧借諸城李氏本錄於京師。

吳有堂傳黃蕘圃校本 嘉興沈子封曾桐藏，後有周季貺星詒記云“魏稼孫得於吳中”。有堂名志忠，吳中藏書世家，璜川吳氏之後起也。

于赤霞傳錄管芷湘校本 上元宗湘文丈舊藏。赤霞名城，國子監生，咸豐戊午自質手校本於徐嘯秋鴻熙，後歸宗氏。有嘯秋跋及宗丈長跋。鈺從丈子耿吾乞假，始得從事此《記》。今幸踵芷湘後編成一帙，皆賴此本爲導師也。

管芷湘彙鈔原稿殘本 亦嘉興沈氏藏。鈺先從繆蓺風荃孫得傳鈔殘本之第一、第三兩卷。丙辰入都，子封乃出此稿本相示，於是得第二卷，與蔣稚鶴跋所云“首缺數葉”者相符。至所缺之第四卷，則不可蹤跡矣。

管芷湘彙鈔傳錄殘本 繆蓺風藏，缺第二、第四兩卷。此本先從湘文丈跋知語石山房陳氏有鈔本而已。宣統辛亥春，從蓺風所見此殘本兩卷，後有海昌蔣稚鶴廷獻跋，知由稚鶴鈔贈吾宗老碩卿壽康而轉入繆氏者。遂往訪稚鶴，冀得一見朱梅坪原本，云失去久矣。

謝枚如藏本 亦嘉興沈氏藏。枚如名章鋌，長樂人。此本從謝氏流出，歸周季貺。既傳錄蕘圃校語，復時有添注。後歸吾鄉蔣香生鳳藻，又隨時寫入所見各本。光緒甲辰，常熟周左季從杭州梅花碑書賈處收得夏氏末次散出之書，此書在焉。左季復以裘抒樓本校補。蓋由謝而周而蔣而夏而周而沈，三四十年間六易其主，深可慨也。

以上鈺據鄧本外各刊校本。

呂氏明農草堂本 見雍正甲辰至月蟬花居士跋。蟬花居士當即吳焯，焯甲辰至月他跋有云“丁敬身獲此本於石門呂氏”，

可證。

石門袁舒雯家藏善本 見雍正甲辰趙功千昱跋。

吳石倉校本 東軒主人藏本之一，見乾隆丁亥朱文藻跋。

顧蒼史鈔本 見宋定國跋。

蔡祖州校本 見錢塘瞿氏《清吟閣書目》。

吳興書賈舊鈔本 見乾隆辛丑陳鱣跋。

紀文達校本 見翁文恭光緒癸巳年日記。

彭文勤藏本 云有朱筆評閱，不知出何人。見《知聖道齋讀書跋》。

王秋濤藏舊鈔本 見乾隆辛亥黃丕烈跋。

知不足齋藏本 見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載吳玉墀跋。本書四卷，此作一卷爲異。

袁綬階藏本 見葉廷琯《吹網錄》。

貝簡香藏本 同上。

許勛宗藏舊本 有“許道基壽”、“補齋鑒存”等印。見道光乙巳汪士驥跋。

孫雨錄原本 見勞巽卿校本附錄。

陳恭甫校本 見閩陳徵芝《帶經堂書目》。

蔣生沐校本 見《金石錄補續跋跋》。

翁文恭校本 見光緒己亥年日記。

以上皆舊鈔及校藏本，附後待訪。

〔補遺〕

陳荻庵校本 上虞羅子經振常傳錄於常熟趙氏藏本。荻庵名其榮，嘉興人，自記三則。一云：“此書三、四兩卷從朱晴江上舍借得沈柳坪校本，用脂筆過錄，惜未得見第一、第二卷。茲又從鮑銘青孝廉假得舊鈔本，用綠筆校之。光緒丙子春仲，

陳其榮志。”二云：“是時又從當湖徐耀卿明經借出鈔本《也是園藏書目》，又粵刻《述古堂藏書目》，用脂筆重校。其間書名、人名及卷數之可考證者，一一識之。案《也是園目》前有遵王二序，即《述古堂目》別本。此二目所載較沈君所見本為多，故三、四兩卷於舊校云‘目無’者塗乙不少，至兩目所無者，亦具識之。丙子冬仲又記。”其三不錄。鈺補輯管庭芬校證既定稿付刊，始見此本。此本為校為證與管本多同，而不出管氏姓名，知為輾轉傳寫，未見管氏彙錄本也。惟管本明書簡莊徵君云云，此本概注免床，此其大異處。凡管本所無各校語，荄庵間有署名外，有趙氏原本之校語，有自署德启之校語，餘俱不知本之誰氏，今均照補并注明之。至管本補列之二十一條，此本留目而未錄《記》文，荄庵備錄嘉、道以來目錄家言，以張月霄之說為尤多，字數鉅萬，為要刪其可資佐證者，共成《補遺》一卷。別本嗣出，再當賡續。鈺續有所見及改訂前說者，亦即附入，加“鈺案”二字。乙丑九月記。^{〔注〕}

〔注〕這是章氏書后所附“記校補遺”卷首第一條。章氏在這裏介紹了陳荄庵校本的內容和價值，說明了他撰寫“記校補遺”的原因和概況。所署“乙丑九月”，即1925年九月，應該是章氏撰寫“記校補遺”的時間。由於這個本子是章氏搜集、參考的校本之一，所以把它移植到書前“據校各本略目”之后。其他的“補遺”文字都是正文一至四卷之內的，我們按照章氏的標識，依次把“補遺”移植於各卷相關文字之下。凡是章氏“補遺”的文字，一律冠以“補遺”二字，並加〔 〕號，以示區別。請讀者注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目錄類存目

讀書敏求記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曾撰。曾字遵王，自號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圖籍，多蓄舊笈。此書皆載其最佳之本，手所題識，彷彿歐陽修《集古錄》之意。凡分經、史、子、集四目。經之支有六，曰禮樂、曰字學、曰韻書、曰書、曰數書、曰小學。史之支有十，曰時令、曰器用、曰食經、曰種藝、曰豢養、曰傳記、曰譜牒、曰科第、曰地理輿圖、曰別志。子之支有二十，曰雜家、曰農家、曰兵家、曰天文、曰五行、曰六壬、曰奇門、曰曆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法、曰宅經、曰葬書、曰醫家、曰鍼灸、曰本草方書、曰傷寒、曰攝生、曰藝術、曰類家。集之支有四，曰詩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其分別門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經併爲一，而字學、韻書、小學乃歧而爲三；紀傳、編年、雜史之類併爲一，而器用、食經之類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縱橫家併爲一，而墨家、雜家、農家、兵家以下乃又縷析諸名，皆離合未當。又如書法、數書本藝術而入經，種藝、豢養本農家而入史，皆配隸無緒。至於朱子《家禮》入禮樂，而司馬氏《書儀》、韓氏《家祭禮》則入史。吾衍《續古篆韻》入字書，而夏竦《古文四聲韻》則入韻書。以至《北夢瑣言》本小說，而入史，《元經》本編年，《碧雞漫志》本詞品，而皆入子。編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題，大略多論繕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如《韻略易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